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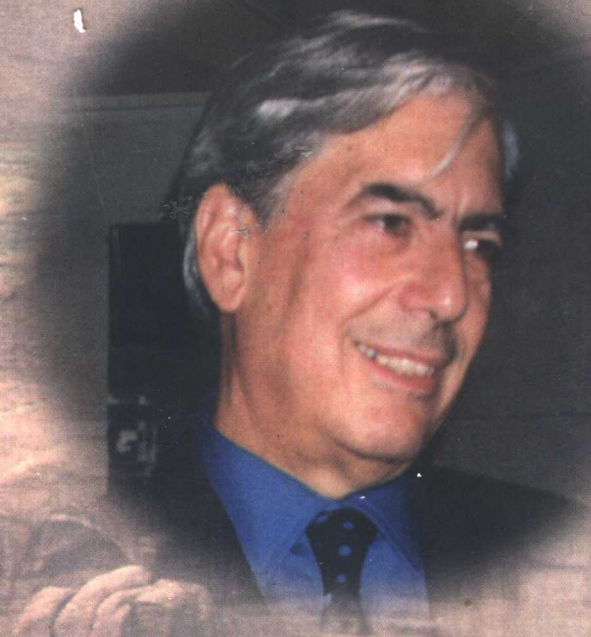


巨匠丛书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

世界末日之战

时代文艺出版社



A portrait of Mario Balgas, a 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suit and tie, smiling slightly.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reddish-brown color.

●巨匠丛书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

主编/赵德明

世界末日之战

赵德明 段玉然 赵振江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版权登字 07—1996—82 号

“巨匠丛书”第三部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之六

世界末日之战

SHI JIE ME R ZHI ZHAN

中文版权所有©—1996.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Tim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版权由西班牙卡门·巴塞斯版权公司通过译者授予

世界末日之战

LA GUERRA DEL FIN DEL MUNDO

作 者:〔秘鲁—西班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译 者:赵德明 段玉然 赵振江

责任编辑:安春海

版式设计:安 然

封面设计:章桂征

责任校对:王文季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480 千

印张:20.75

印数:5 000 册

版次:1996 年 1 月第一版

印次: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5387-1025-6/I·982

定价:32.00 元

巨匠丛书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许华应

副主任:许 翔 郭俊峰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金亭	安春海	许华应	许 翔
张四季	林晓林	逢春耕	赵 岩
郭俊峰	章桂征		

策 划:安春海

主要人物表

劝世者：全名安东尼奥·维生特·门台斯·马西埃尔，起初是云游四方的传教士，后来成为卡奴杜斯起义的精神领袖。

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巴伊亚州进步共和党主席，州会议员，《消息日报》社社长。

加利雷奥·加尔：苏格兰人，巴枯宁和蒲鲁东的信徒，无政府主义者，流亡到巴西后卷入卡奴杜斯起义。

安东尼：又名贝阿迪托，即“虔诚的小信徒”，少年时期便追随劝世者，卡奴杜斯起义后成为劝世者的重要助手，终因主张投降而被杀。

皮雷斯·费雷拉中尉：第一次讨伐卡奴杜斯的指挥官，在第三次讨伐中担任运输队上尉指挥官，因负重伤身亡。

若安·格兰德：参加起义前是某甘蔗园里的黑奴，杀死庄园主的妹妹古穆西奥小姐后，落草为寇，最后参加卡奴杜斯起义，担任天主卫队长。

卡纳布拉沃男爵：巴西帝国时期的宠臣、驻英国大使。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巴伊亚州自治党主席、议员，他广有田产，卡奴杜斯地区也属于他的产业。

鲁菲诺：腹地居民，以当向导和打猎为生，曾拜卡纳布拉沃男爵为教父。

胡莱玛：鲁菲诺的妻子，她原是卡纳布拉沃男爵夫人的侍女。卷入卡奴杜斯起义后与近视记者结为夫妇。

近视记者：原为《消息日报》记者，后随军去卡奴杜斯作战地采访。与部队失散后，同胡莱玛相识。

玛丽亚·瓜德拉多：出身女佣，追随劝世者后任圣诗班头领，人称“世人之母”。

若安·阿巴德：绰号若安·撒旦，原是绿林大盗，参加起义后，担任街道司令。

比拉诺瓦兄弟：原是商人，参加起义后，负责管理后勤事务。安东尼奥为兄，奥诺里奥为弟。

帕杰乌：甲贡索人，原为有名的土匪头子，加入起义后，成为重要的军事将领。

利昂·德·纳图巴：畸形残废人，追随劝世者后，担任书记员。

费布罗尼奥·德·布里陀少校：第二次讨伐部队的指挥官。

莫莱拉·西塞上校：巴西联邦政府军中的名将，第三次讨伐部队的指挥官，被起义战士击毙。

奥斯卡将军：政府军第四次讨伐部队的战地司令官。

第一部

第一章

他身材高大，但十分瘦削，似乎让人看到的只是他的侧面；他肤色黝黑，虽然瘦骨嶙峋，双眼里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花。他脚踏牧师们穿的麻鞋，身着深蓝色的长袍，这一切令人想起那些在腹地走街穿巷，给儿童洗礼、为已同居的情侣主持结婚仪式的教士们。很难猜出他的年龄、出身与来历，但是在他那平静的面庞上，在他那俭朴的生活习惯上，在他那冷漠、严峻的神情里，总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人们，即使他没有说出劝诫的话。

起初他是独自一人，总是突然来到，徒步行走，一路风尘，每隔三五个月出现一次。他那细长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晨曦或黄昏中，总是匆匆走过村里唯一的长街，脚步有些急促。他迈着坚定的步伐在响着铃铛的山羊、狗群和为他让路但好奇地注视着他的孩子们中间走着，并不回答那些认识他并且敬重他的妇女们的问候，也不理睬赶忙给他送来羊奶、面条和菜豆的女人。在走到村里的教堂之前，在反反复复、仔仔细细查明核实它的确房梁断裂、油漆剥落、钟塔破损、墙壁洞穿、地砖凸起、祭坛生虫之前，他是既不吃也不喝的。一片悲伤的阴云笼罩了他的脸庞，他难过得像逃荒的人一样。干旱夺走了他们的儿女、牲畜和家产，现在只好离乡背井、抛下亲人的尸骨去逃荒，逃荒，而不晓得究竟奔向何方。

他往往伤心地哭起来；在泪眼中，那燃烧的火花越发可怕地闪烁着。他随即祷告起来，可祈祷的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善男信女。他匍伏在地，或在石头上，或在破瓷砖上，面朝着祭坛的方向，或者祭坛曾经可能呆过的方向，时而默祷，时而高诵，一两个小时地趴在那里；居民们在一旁观看着，脸上露出敬佩的神情。他祈祷圣灵、圣父和万福玛利亚，以及一些别人从未听过、但是后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也就死记硬背下来的祷词。“教堂的牧师在什么地方？”时常可以听到他这样发问，“这里为什么不给羊群安排一个牧人？”村子里没有牧师和上帝的住所受到破坏，二者都使他万分难过。

只是在乞求善心的耶稣饶恕人们把他的住所弄成这副模样之后，他才肯接受少量的饮食，有时仅仅做做样子，尽管在饥馑之年，村民们还是极力端出有限之物。他只肯睡在屋檐下，或者腹地居民为他安排的住室，很少有人看到他睡在吊床、木床或者房东为他铺设的褥垫上。他席地而卧，连毯子也不要，乌黑蓬乱的脑袋枕在臂肘上，略睡上几小时而已。他睡得很少，总是最后一个躺下，而第二天起得最早的牧人看见他时，他已经在修补教堂的墙壁或者屋顶了。

他讲道的时间是在黄昏以后，这时男人们已从野外归来，女人们也做完了家务，孩子们都上床睡了。他讲道的地点就在每个腹地村庄都有的村中空场和十字街头。那里没有树木，只有遍地碎石，要不是天灾人祸加上人们懒惰的话，那里本可以建有花园、凉亭和长椅，从而可以称作是街头广场了。他开讲的时间是在夜幕降临之前、群星尚未闪烁的时候，那时巴西北部的天空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晚霞，仿佛在那无限的苍穹之上正在燃放着大批的礼花。他开讲的时间正是人们点燃篝火以便驱赶蚊虫和烧烤食物的时候，那时凉风开始吹来，令人窒息的热气开始下降，这使得人们的心绪较为好些，否则更难以忍受疾病、饥饿和生活中的种种

痛苦。

他讲述一些简单而重要的事，对于围在他身旁的人群，并不特别注视某人，或更确切地说，那火热的目光绕过一圈男女老少的头顶，注视着只有他能看到的某物或某人。他讲的那些事人们是明白的，因为早在那遥远的、刚学会吃奶的儿时，他们就已经朦胧地知道了。他讲的那些事是当前存在的，可以感知的，每日发生的，无法回避的，比如像世界的末日和最后的审判，也许在村民尚未修复倾斜的教堂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当慈悲的耶稣看到他的住所被人们弄得如此零落不堪，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对于那些不仅不帮助穷人，反而为了教会的开销将穷人的腰包搜刮一空的神父们，又该如何制裁呢？上帝的话难道是可以出卖的吗？上帝的话难道不应该恩赐给穷人吗？那些曾经发誓终生操守的神父竟然与人通奸，他们在基督面前将如何申辩呢？当着那位洞察人们的思想如同猎手识破虎豹足迹的人面前，难道能够撒谎吗？他讲的事是实际的，每日发生的，众所周知的，比如像死亡，如果心灵纯洁地去死，仿佛去过节日一样，那么死亡带来的就是幸福。难道他们是衣冠禽兽吗？如若不是，就应该穿戴起他们最好的服装，踏过生死之门，向遇到的基督鞠躬致意。他讲到天堂，也讲到地狱——那魔鬼的住所里充满了火与蛇，还讲到魔鬼怎样千方百计地装出一副无害的面孔。

腹地的放牛汉和雇工们静静地听他讲着，心里充满了好奇、恐惧和激动；沿海的奴隶和甘蔗园里获得自由的奴隶，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也是如此。有时某个人为澄清一个问题——但是这种情况极少，因为他那严肃的神情、低沉的声音、满腹的经纶把大家给吓住了——打断了他的话：这个世纪能够结束吗？世界能进入二十世纪吗？他看也不看，摆出一副沉着自信的样子，往往是高深莫测的样子，回答说：到一九〇〇年，大地的光将熄灭，群星陨落；但是在这之前将会发生罕见的事情。他讲完以后便是一

片肃静，只听见篝火噼叭作响和蚊虫被火焰吞噬的吱吱声；村民则屏住呼吸，绞尽脑汁去苦思那未来的世界。一八九六年，会有成千上万的畜群从沿海向腹地移动；大海将变成洼地，洼地将变成大海。一八九七年，沙漠将被牧草所覆盖，牧人与畜群将混成一体，以后就只有一群羔羊和一位牧人。一八九八年，帽子增加，头颅减少。一八九九年，河水将变成红色；一个新星将运行在天空。

因此，应该有所准备。应该修复教堂和墓地，后者是仅次于基督住所的重要建筑，因为它是进入天堂或地狱的前厅。其余的时间就该用到最关键的地方去：心灵里。难道男人或女人还要穿戴慈悲的耶稣从未穿过的绫罗绸缎，诸如长裙、礼帽、皮鞋之类的奢侈品吗？

这是些实际而又简明的劝告。他走后，人们还在谈论他：这是位圣徒，他显现过奇迹；他曾看见沙漠里长出了火红的草莓；他同摩西一样，一个声音把上帝不可言传的名字透露给他了。人们在议论他那些劝告。就这样，在巴西帝国结束之前和共和国成立以后，杜卡诺、索雷、安巴罗和本巴尔的村民先后听到了这些劝告；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庞孔塞霍、海雷莫勃、马萨卡拉和因安布贝的教堂又从断壁颓垣中崛起；按照他的教诲，圣多山、河谷峪、阿巴底亚和巴拉索的公墓全都加修了围墙和壁龛；在依达比古鲁、贡贝、纳杜沃、莫坎波，死人也举行隆重的葬礼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在阿拉戈因哈、乌亚乌亚、赫戈维纳、依达巴依那、坎波斯、依达巴依宁赫、海鲁、里雅索、拉卡多、西莫底亚斯，夜里人们都在传颂那些劝告。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因此，起初是一个村庄，接着又有一个村庄，最后在整个北部的乡村里，人们称这位发出劝告的人为“劝世者”，虽然他的真名实姓是：安东尼奥·维生特·门台斯·马西埃尔。

一道木栅栏把《消息日报》——这四个字用哥特体赫然写在入口处——的编辑和职员同前来登广告和送新闻的人截然分开。记者们只不过四五个人：一个正在查阅插在墙上的档案袋；另外两个兴致勃勃地在谈论什么，他俩没穿外衣，身着硬领衫，打着蝴蝶结，身旁挂着日历，上面写着年月——一八九六年十月二日星期一；第四个是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手持鹅毛笔正伏案书写着什么，完全不理睬周围发生的一切。他们身后远些地方，穿过一道玻璃门是社长办公室。一个头戴鸭舌帽、臂套护袖的男人正在贴有“付费广告”的柜台后面接待一排顾客。一位太太刚刚递给他一张硬纸卡。他蘸湿了食指在计算广告上的字数：清新牌洗涤剂 主治淋病、痔疮、白浊以及任何泌尿系统疾病 阿·德·戈尔娃霍夫人配治 三月一日大街八号，最后，报出价钱。那位太太交了款，接过找头，转身离去。排在她身后的一个男人立刻向前一步，递给出纳员一张纸片。这个男人身穿藏青色燕尾服，头戴一顶圆形礼帽，衣和帽显然用过多次；金黄色的鬃发盖住了双耳；中等偏高的身材，宽宽的脊背，显得结实而持重。出纳员用手指点着字数，一行行开始数起来。突然，他皱起眉头，竖起手指，两眼极力凑近那段文字，仿佛担心没有看对。终于，他困惑不解地望望顾客，后者好似一尊塑像般地站在那里不动。出纳员不高兴地眨眨眼，然后告诉对方稍等片刻。他慢吞吞地挪动双脚，穿过房间，手里晃着那张纸片，走到社长办公室门前。他敲敲玻璃门，走了进去。一两分钟后，出纳员从门里出来，他打了个手势，请那位顾客进去，然后就回工作岗位去了。

穿藏青色衣服的那个人穿过《消息日报》的办公室，脚后跟发出的嗒嗒声，好像钉有马蹄铁似的。走进小办公室，他看到四处堆放着纸张、报刊和进步共和党的宣传品——“建立统一的巴西，强大的国家”，那里有个男人正好奇地望着他，唇边挂着笑意。

似乎在望着什么怪物，并且显然是在等着他。那人坐在唯一的一张写字台后面，他身着浅灰西装，脚踏皮靴，肤色发黑，一副年富力强的样子。

“我是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报社社长。”他说，“请过来。”

那人微微一躬身，一手举到帽檐旁，但是既没有摘帽也没有开口。

“您打算要我们刊登这个吗？”社长晃晃纸片问道。

那穿藏青服的人点点头。他的胡须也像头发一样是金黄色的，目光深邃而又明亮，嘴角长长地撇向两边，露出坚毅的神态，鼻孔张开得很大，好像要吸入更多的空气。

“只要不超过两千瑞耳，这是我的全部资本。”他低声说道，那葡萄牙语讲得很费力。

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那人却依旧站在那里，十分严肃地注视着他。社长于是拿起那张纸片，缓缓地念道：

“‘谨定于十月四日下午六时在自由广场召开热爱正义的人们声援卡奴杜斯的理想主义者及世界上所有起义者的群众大会。’您能告诉我谁来召开这个大会吗？”

“眼下是由我。”那人马上答道，“如果《消息日报》愿意赞助，那可 Wonderful（英语：好极了）。”

“您知道那些人在卡奴杜斯都干了些什么吗？”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敲敲写字台，轻声说，“强占别人的土地，像动物一样杂居在一起。”

“这两件事都值得赞颂。”穿藏青服的人连连点头道，“所以我决定花钱登这份广告。”

社长沉默了片刻，在重新开口之前，他干咳了一声：

“先生，可以知道您是谁吗？”

那人不卑不亢、颇为郑重地这样自我介绍说：

“先生，我是一个自由战士。这个通知可以登出去吗？”

“不行，先生，”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回答道，这时他已心中有数，“巴伊亚州当局正找借口要封闭我的报社呢。尽管他们口头上对外讲是赞成共和制，可实际上仍旧是保皇派。我们是州里唯一真正的共和派报纸，我想这一点您是明白的。”

穿藏青服的人傲慢地点点头，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果不出我所料。”

“我奉劝您不要把这份通知送到《巴伊亚日报》去。”社长一面补充说，一面把那张纸递过去，“那家报社是德·卡纳布拉沃男爵的，他是卡奴杜斯那片土地的主人。弄不好，您会进监狱的。”

穿藏青服的人一句告辞的话也不说，把通知装进口袋里就转身离去。穿过外间办公室时，他既不张望也不招呼任何人，脚下发出重重的响声。屋内的记者和交广告费的顾客们都斜眼瞧着他那悲凉的身影和金黄的鬃发。他走出门以后，那个戴近视眼镜的年轻记者从办公桌那里站起，手里拿着一页发黄的纸片，向社长办公室走去。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还在那里注视着远去的陌生人。

“‘遵照巴伊亚州州长、尊敬的路易斯·比亚纳先生的指令，步兵第九营一个连在皮雷斯·费雷拉中尉指挥下，今日从萨尔瓦多^①出发，其任务是将强占庄园的匪徒从卡奴杜斯驱散并逮捕匪首、塞巴斯蒂安派教徒安东尼奥·贡塞海罗。’”他站在门坎上念罢，问道，“先生，登第一版还是后面其它几版？”

“登在殡葬和弥撒那一栏下面。”社长回答说，接着他指指大街上那个即将消失的穿藏青服的人问道，“你知道那家伙是什么人吗？”

“他叫加利雷奥·加尔，”近视记者回答说，“是苏格兰人，他

^① 萨尔瓦多：巴西巴伊亚州的首府。

整天要巴伊亚的人让他摸脑壳。”

他出生在本巴尔，是一个鞋匠和他残废的情妇所生。这个女人虽然残废却在他之前生过三个男孩，在他以后又生下一个女孩，这么一个娃娃居然逃过了大旱而活下来。鞋匠和他残废的情妇给他起名叫安东尼。世界上若是真有逻辑推理学，那么安东尼就不会活下来，因为当他刚会满地爬的时候，那场大旱出现了，那真是毁灭整个地区，将庄稼、人和牲畜斩尽杀绝的浩劫。几乎整个本巴尔镇的人都因为干旱而逃向沿海地区去了。可是迪布尔休·达·穆塔这位鞋匠却逢人便说，他绝不离开家园，因为在他生活的这半个世纪中，一步也没离开过这个镇子——家家户户没有人他不穿他制作的鞋。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果然同一二十口人在本巴尔留下来，而当时甚至连拉萨路教派的神父们都走光了。

一年以后，逃出本巴尔的人获悉河水已经重新流进了洼地，田里已经可以播种粮食的时候，他们便开始返回家园。可是迪布尔休·达·穆塔连同他那残废的情妇和三个大孩子却已经长眠于地下了。他们把一切能够吃的东西全部吃光以后，又吃掉一切绿颜色的东西，最后是牙齿可以咀嚼的任何东西。教区神父堂·卡西米罗——是他将他们一一安葬的——认为，他们并非死于饥饿，而是死于愚昧，因为他们吃了鞋铺里的皮革又去喝牛湖的水，那湖水蚊虫孳生、臭气熏天，连羊群都远远躲开。堂·卡西米罗收养了安东尼和他的小妹妹，凭借空气和祷词使兄妹俩幸免于难。当镇子里的家家户户又住满了人的时候，教区神父为他俩分别找到了住所。

小女孩的教母把女孩接走了，这位教母后来迁到德·卡纳布拉沃男爵的一座庄园里干活去了。安东尼呢，当时五岁，本巴尔另外一个鞋匠、人称“独眼龙”的——与人斗殴时弄瞎了一只眼，在迪布尔休·达·穆塔的鞋铺里学的手艺，重返本巴尔后继续接

待师傅的老主顾——将他收为义子。他是个性情暴躁的人，经常喝得烂醉，倒卧街头，浑身散发着臭气。他没有女人，使唤起安东尼来，就像使用一头牲口，整天让他扫地、刷碗、拿鞋钉、找剪刀、递槌头、搬皮靴，要么就派他去鞣皮作坊。他让安东尼睡在一张牛皮上，靠近“独眼龙”不喝酒时同伙计们消磨时光的小桌旁边。

这个孤儿，矮小温顺，一身皮包骨，一双怯生生的眼睛使本巴尔的女人们十分怜爱他。这些女人只要有可能就送给他一些食物或者自己孩子不穿的衣服。一天，她们之中有七八个女人——都是认识那残废女人并同她一道多次参加过命名礼、坚信礼、葬礼、婚礼的同伴——到“独眼龙”的作坊里，要求他让安东尼去学启蒙教义，以便为第一次领圣餐做准备。她们吓唬他说，假若这孩子不领圣餐，上帝就要跟他算帐；结果鞋匠极不情愿地表示同意安东尼每天下午到天黑以前去参加教会办的教义班。

于是，某种重要的事在这孩子的生活里发生了。由于拉萨路教派宣讲的教义在他身上引起了变化，不久，他就被人称为“虔诚的小信徒”。学完教义之后，他的目光不再注视尘世的一切，仿佛他已经超凡净化。据“独眼龙”说，他多次发现安东尼夜里跪在暗处，为基督的苦难而痛哭流涕，这孩子是那样的忘情，以至于来回摇晃他好几次，他才重返人间。还有些夜里，“独眼龙”听到他在说梦话，那口气很激动，说的是犹大的背叛行为、玛格达莱娜的忏悔和荆棘冠冕；一天夜里，“独眼龙”听到安东尼在发誓，他要像圣·弗朗西斯科·德·萨莱斯^①那样，一满十一岁就终身出家侍奉上帝。

安东尼找到了一个可以侍奉上帝的办法。他仍然顺从地完成

① 中世纪的日内瓦主教，创建了毕西塔雄教团，著有《虔诚生活之入门》，在天主教内影响很大。